



宝髻微偏，
风卷霞衣皱。

绣色可餐

青青的悠然 著

华嫁篇 中

世上从未有过如果。我心纠纠，只为此间少年情长。

《绣色可餐》系列收官之作缠绵而世
增加全新修订番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青青的悠然 著

塘色可餐

华嫁篇中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凤栖梧桐

/001

第二章

琴神之殇

/013

第三章

琉岛美姬

/038

第四章

相思无尽

/074



目 录
<< CONTENTS

第五章

黏妻狂魔

/098

第六章

君莫思归

/119

第七章

生死悠茫

/163

第八章

是昔流芳

/226



第一章
凤栖梧桐

凤栖长公主看着楚瑜拿了她的画，抬手就要扑过去夺回来，但楚瑜一打开画，她就有些眼神迷离了：“没错，这画上的人是我，那一年我才十四岁，这一袭红裙是长姐祭天时的礼服，那时候我尚且年幼，见长姐穿着极为美丽，便闹着也要穿起来，长姐一贯对我和秋玉之很好，纵着我任性而无礼……不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可以这般任性了。”

一提到明烈皇太女，凤栖长公主便神情温柔了起来，似恢复了平静。在我前半生年少的时光里，虽然也曾因为母妃的早逝，而伤怀过。

可从五岁那一年，被父皇从母妃挂满白色灵幡的宫殿里带到皇后的坤宁宫，在看见那被誉为帝国晨光的少女的高挑身影时，在她伸出依然纤细稚嫩的手握住我的手，对我露出温柔而耀眼的笑容时，我懵懂的悲伤仿佛水上的雾霭，在日光出来那一刻渐渐消散。她蹲下身子，将我抱在怀里，温柔地在我耳边说：“幺娘啊，不要哭，以后长姐会替你娘照顾你，一辈子都不会让人欺负你。”

即使岁月流逝了几十载的今日，我依然记得她的拥抱多么温暖，

比永远只顾着打扮盼着父皇来临幸的母妃更温暖。长姐的身上永远只有阳光的芬芳和温暖的体温，她从来不会在乎我们扯掉她的发簪，拉扯她的头冠，压皱她的衣衫。即使那一年，她也只是个十岁的少女，可她却已经长到了侍卫的肩头，像一株坚韧的金色小树，能轻易地将五岁的我抱起，甚至将总爱哭泣，又不爱吃饭的瘦瘦小小的玉之也一起抱起。

南皇后生了我们最小的弟弟以后身体一直不太好，那是一个温沉如水的女子，虽然没有母亲的美丽，可我觉得她比母妃更像一个温柔的母亲。她要殚精竭虑地照顾身体更不好的二哥哥和最年幼的幺弟，所以她很少到我们的偏殿来看我们。

当然，她也并不那么喜欢我和玉之，这两个夺走她夫君宠爱的女人的孩子。奶娘嬷嬷说让我学着讨好南皇后娘娘，可我更愿意用这样的时间来跟在长姐身后，哪怕只是看着她，都会感觉到温暖。

我只想跟在长姐身后。

长姐每天都很忙，所有的人都知道长姐是要继承皇位的，在她及笄礼之前，就会先被册立为皇太女。她每天都要跟在太傅身边学习许许多多的东西，还要陪伴父皇身边，观看他是怎么处理政事的。可她从来不会不耐烦，就算我和玉之哭闹耍赖，她都会很耐心地抚慰我们，仿佛这个世上没有人能令她动怒。

可是也没有人敢惹她生气，不光是宫人，也包括我和玉之。小弟一直都忌妒我和玉之能得到长姐最多的关爱，虽然那是他的亲姐姐，可是他已经有了南皇后娘娘了，为什么还要和我抢长姐呢？

或者说不光小弟，所有的兄长和姐姐们都忌妒我和玉之，没有母亲又如何，我们有长姐。她十三岁的册封之礼，办得意料之中的隆重，我和玉之都准备了自己最心爱的礼物要送给长姐。

我到现在依然记得，长姐一袭红袍站在金殿之上，面容依然带着几分稚嫩，但她的眉宇愈发美丽而英气，她面容上的那一抹笑容温沉又大气，她下唇上红色的樱花印记鲜艳而美丽，她俯瞰朝臣与我们的目光悠远而深邃，夺目却不刺目，和我们这些黄口小儿全然不同。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果然没有比帝国晨光这样的称谓更适合长姐的了。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欢喜地跪下，仰视着我们的长姐，她是天生该坐在金銮宝座上的光。那一年我和玉之都是八岁……

只要长姐还在，这让母妃殒命的宫廷，就是我和玉之最温暖的家。因为长姐，没有人敢看轻我们，甚至连南皇后都对我们多照顾几分，展露出少有的温柔，即使她杀了我们的母亲，可我们还是除了嫡出皇子之外，在宫里最受宠爱的孩子。不得不承认，南皇后是一个合格的皇后，母妃斗不过她，是理所当然的。

在我十四岁前既漫长又短暂的童年里，我大部分时间快乐得像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鸟，我的世界里只有长姐和爱哭包双胞胎哥哥——玉之。长姐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姐姐，是我们的朋友，她从来不会觉得我们幼稚的言语有多可笑。她说我们是天降的祥瑞，必定会庇佑东宫，庇佑王朝；她说我和玉之只有八岁，只是无知丧母的稚子。

可是那时候的她不知道，父皇不知道，南皇后不知道，朝臣不知道，天下人不知道，皇天后土都不知道。我们根本不是祥瑞，也不是单纯的稚子，我们没有庇佑任何人，我们是带来灾祸的凶兆！

尤其是我的双生哥哥——秋玉之。他和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他和历代皇家儿郎一样，拥有特殊的好相貌，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他拥有着迷人的美貌。

在我后来漫长而煎熬的一生里，我总是一次次地回想。到底是什么，让他变成那副可怕的模样。明明年幼时，他是那般爱哭而软弱的人。后来，我想，大概有人天生就是生在毒潭里的，从内心开始腐烂如泥。秋玉之，就是那一朵毒潭里的恶之花。

每一个夜晚，每一次午夜梦回，我都辗转反侧，流泪而醒。为什么当年的我会如此懦弱，为什么我会受他的威胁——那一年，那一天是我十四岁的生辰，前一刻我穿着长姐皇太女祭天穿的似火华衣，拉着长姐的手，撒娇求她替我画一幅画作为及笄诞辰的礼物。

朝内谁人不知明烈皇太女师承百年难遇的书画大家颜大师，还有来自西洋的传教士，画得一手好画。而就在长姐刚写了落款的开头一

字时，就被父皇唤走了，然后我的哥哥进来，将我身上的衣服硬生生地扯下，不顾弄疼我，不顾我少女的羞耻，一脸轻蔑地嘲弄我：“你也配吗？”

“如果你告诉长姐我做的那些事情，长姐就不会再喜欢你了，会将我们都赶出去的，我和你就永远都看不见长姐了。”那个美貌近妖，多智近魔的瘦削少年挑起我的下巴，轻蔑地笑着对我说，“么娘，你是那么愚蠢的小姑娘。如果没有我，你什么也不是！你以为南皇后对我们好，只是因为长姐么，如果不是我乖巧地讨好她，她说不定早弄死我们了！”

那时候，他手里满是我身边宫人的鲜血，他嘲笑我的懦弱，嘲笑我的无知。而那时候的我居然相信了他的话。我不知道，什么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他以前做的那些事情被我撞见的时候，会一脸无辜地哭泣着找出许多借口，于是我偷偷地告诉自己，那是恶作剧，他是我的哥哥，却那么瘦弱，那么爱哭，我要护着他，不告诉任何人。

在十四岁这一天，我忽然明白，那些过往看见的种种关于秋玉之的事情，根本就因为他本身是个恶鬼！可是，我沦为了恶鬼的帮凶，让他羽翼渐丰，一个个地害死了我的兄弟姐妹，甚至害死了我深爱的长姐！因为在我和他同一天诞辰的那日，他居然向父皇请求随着年大将军出发，去戍守律方。父皇和长姐开始并不同意，因为秋玉之真是太瘦弱了，看起来像一种艳丽却纤弱的植物，就算是二哥哥，看起来也比他高壮，所有人都认为他受不了风沙的摧折。

只有我，在心里拼命地呐喊——去吧，去吧，去律方吧，让那风沙将你掩埋，你永远都不要回来了！那是我第一次，有了让人去死的念头！而对象是我的孪生哥哥。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念头，毕竟我们是双生子，他对我露出诡异的微笑，只对我无声地说了四个字：“如你所愿。”

十余年后，我曾经问过被圈禁的长姐，她当年是不是看出了什么？

长姐坐在华丽的椅子上，脚上戴着黄金镣铐，脸色苍白如纸，神

情平静地道：“往事不必再提。”

那是一个秘密。在岁月里沉寂消失。直到如今，我容颜苍老，不复青春年华，依然不明白长姐到底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只是她依然和我一样，对那个恶魔心存幻想？毕竟，她是那样明睿沉稳却拥有一颗温柔心的人。而我天真地以为秋玉之离开了皇宫，离开了我们的家，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至少，他也许会变成一个正常人？

秋玉之离开的那一天，长姐亲自宣读了父皇册封他为宸亲王的圣旨。而秋玉之这道请封的圣旨，是长姐给他求来的。秋玉之比谁都装得乖巧。从小吃饭要喂、洗澡要长姐抱、睡不着要长姐陪着讲故事，再大点，学文习武，都是长姐亲自教导。

而我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眼巴巴地分得长姐的关爱，还自以为自己要多照顾这个瘦小的哥哥一点。就因为他看起来漂亮又孱弱，像昂贵的瓷器，需要长姐呵护，需要我的呵护。可他依然是长姐最疼爱的弟弟，连幺弟都不如他。就要离开皇宫，还得到长姐的照拂。

我看着他就要离开了，心中雀跃无人能知，因为太过兴奋开怀于长姐以后温柔的目光会更多地落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我忽略了他看向长姐，或者说太女御君的眼光里，满满的恶毒。

在长姐十六岁那年，东宫迎来了它的男主人——定国公家的嫡出长公子，当朝状元郎，天下闻名的才子甘长卿，长卿御君文武双全，是长姐的侍读，两人自幼青梅竹马。父皇早早和定国公定了他们的婚事，长姐嫁给长卿御君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也是天作之合。

长姐说，她也许会有一个小宝宝，我这个小姨会带着他或者她一起玩。虽然我并不那么期待再有一个小孩儿分走长姐的注意力，可是我知道长姐的身份必须有一个孩子。她是皇太女，皇太女怎么能没有继承人？

可是，长姐和长卿御君成亲三年有余，我都已经及笄了，十九岁的长姐的肚子里依然没有任何消息，到我十四岁那年，朝中开始流传关于长卿御君的流言蜚语。长姐是皇太女，没有人敢议论身为帝国晨光的她。连父皇都有些着急，开始命令御医给长卿御君和长姐诊治。

我那时根本没有想到秋玉之这个畜生，竟然会做出那样恶毒的事情。直到四年之后，在我哥哥和姐姐们祝福声里，在我即将嫁给邱郎的前夕，他回来了。

那个恶鬼带着满身的风沙，携着他愈发出挑耀眼的美貌和同样老辣恶毒的心回到了京城。他变了，四年过去，所有人都在欢呼宸亲王的名字，这四年里，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名声和他狠辣的手段一起传遍了京城和天下。他喜欢鲜血的味道，毫无理由地喜欢，就像他对权力的追逐一样。

就如后来在他和长姐漫长的斗争里，在长姐面前将大哥凌迟，将二姐斩首，将三姐烧死，将四哥车裂……所有敢帮助长姐，甚至因为恐惧他的权势而不得不投靠他，或者中立的姐姐和哥哥都逃不过他恶心又恶毒的杀戮癖好。他留着和长姐一母同胞的病弱二哥和天真的幺弟，不过是为了品尝长姐的恐惧和逼迫长姐对他屈服。

而他留着我，却是为了——“亲爱的双胞胎妹妹，你愚蠢的善良就像我身体里缺乏的养分，看着你那么痛苦，那么无助，才让本王越发能体会善良是多么无用的东西，所以你和长姐一样，千万要长命百岁。”

.....

“这个人……”坐在地上、狼狈的风栖长公主仿佛梦呓一般喃喃自语。她忽然停了话语，抬起手指着坐在殿内，依然一脸平静的琴笙，面容狰狞地厉声道，“像他这种东西就该生出来被掐死！”

楚瑜听得心绪起伏不定，几乎有些不敢回头去看琴笙的眼睛。他的心绪从来都深藏在幽深如海的眸子里，而此刻，她甚至感觉不到他情绪上的任何波动。这让楚瑜心中愈发不安。

楚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垂下眸子，看着风栖长公主一字一顿地道：“没有人生来就该被掐死！就算他是妖魔之子。何况我从来不认为他是妖魔之子，他是他，他的父亲是他的父亲！”

风栖长公主愣愣地看着她，好一会儿，她仿佛被踩着尾巴的老猫一样，瞬间炸了毛，猛然跳了起来，浑身颤抖地朝着楚瑜扑过去，扯

着她的衣襟号叫：“你这个白痴，你这个懦弱的女人，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没有告诉长姐关于秋玉之那个禽兽的真相，可我告诉你了，你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你要杀了他，你要杀了他，只有你可以杀了这个妖魔！”

楚瑜吓了一跳，看着面容扭曲的长公主，忍不住蹙眉，抬手去捏她的手腕：“你疯了么，凤栖长公主！”

“长姐有机会杀了玉之，她下不了手，她疯了。你有机会杀了琴笙那个贱种，你也不肯吗……！”

凤栖长公主忽然一僵，低头看着自己胸口穿出来的细长丝线，又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喉咙，那里也穿过了一根细长的丝线，丝线正好穿过她的声带，轻轻一提就让她再也出不了声。

“太吵了。”琴笙幽凉温淡的声音在内殿响起，他搁下了手里的茶盏，素白的指尖上缠绕着一条条纤细如蛛丝的丝线。

楚瑜看着凤栖长公主在自己面前挣扎了几下，嘴像被拖出水的鱼儿一般开合了几下，眼珠子向外凸，随后她颤抖着慢慢地松开了手，倒在了地上，痛苦得整个人蜷缩成一团。那些细长的丝线穿过肌肉和血管，不会要了她的命，却会让她动一动就苦不堪言。

楚瑜心头微悸，随后看向琴笙：“你打算杀了她么？”

琴笙看向她，微微翘起唇角，仿佛在琢磨着这个问题一般，慢慢道：“我想杀她么？”

他顿了顿，懒洋洋地抬手托着腮，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牵扯着手里的细线：“本尊听本尊的小夫人的如何？”

他说话的时候，眸光幽淡而平静。楚瑜却敏感地察觉他琥珀眸上蒙着那层淡漠的雾气更深，更浓，他身上一股子平静，惫懒疏怠，愈发漫不经心。可楚瑜知道琴笙并不是那样的人，他人前人后脊背永远挺直如玉柱，优雅、克制、从容。

何曾这般慵懒。

她轻叹了一口气，看着琴笙淡淡地道：“且先不管你要怎么处置凤栖长公主，她死活与我并没有关系，可是，三爷……”

琴笙抬起眸子看向她，他眸中雾霭沉沉，神色有些冰冷，又似阴沉，最后却笑了起来：“嗯？”

楚瑜深呼吸了一口气，道：“我想吃烤乳猪……好饿。”

伴随着她的话音，她的肚子里果然响动了一声清脆的——“咕唧唧”。

而琴笙沉默下去，目光幽凉地看了她半晌，仿佛在打量着什么奇怪的生物一般。楚瑜一脸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肚子，嘀咕：“今儿一晚上，都在琢磨怎么阴凤栖长公主，其实都没吃饭啊……”

琴笙垂下眸子，忽然开口：“好。”

随后，他站了起来，向门外走去，白色的衣袍在地面上轻轻拂过，依然是行云流水一般的姿态，仿佛他走过的不是修罗狱一般的血腥内殿，而是云端庙堂。细看却能发现，他宽袖下隐着勾住凤栖长公主性命的丝线，轻轻地松开了。

楚瑜一愣，随后立刻追了过去：“哎呀，等等，三爷你知道厨房在哪里么，别跑错地儿？”

.....

“都在这里等着。”不知何时出现的金曜淡漠地环胸而立。

“是，首领。”众曜司武卫们齐声应是。

土曜笑咪咪地从门外进来以后，凑了过来，没个正形地歪在金曜肩膀上：“那这个小郡主和凤栖长公主要怎么办，尤其是这个凤栖长公主，既然身子里埋了三爷的勾魂丝，就算三爷不要她性命，若是一个时辰后没有解，都会活活疼死呢。”

金曜冷冷地瞥了眼土曜：“这个人的死活与我们何干，到底三爷是你的主子，还是那条咸鱼是你的主子？”

土曜一脸无辜地道：“不，他们都是我的祖宗，一个大祖宗，一个小祖宗，难伺候啊。”

金曜冷嗤一声，转过脸，懒得理会土曜。

土曜也不以为意，只慢条斯理地弹了弹手指：“我说首领，像你这种没什么道德，也没什么节操和是非观的人，主上身边已经很多了，难得有那么一个鲜活的活物，你就不要总是为难她了，看不出来

主上如今觉得她是个烫手山芋么？”

金曜面无表情地道：“她不是山芋，她是条会咬人还一身逆鳞的鱼。”

“总之不管是什么，主上如今这是既想把那条鱼从内到外给吃得渣也不剩，却又无从下手，咱们这些做属下的，看着就好，不要插手。”土曜笑眯眯地道。

金曜忽然微微侧了脸，桃花眼里闪过幽冷的光：“你现在是为了那条鱼在威胁本首领？”

土曜立刻举手表现他真的是天真又无辜：“不，我只是在和首领谈一谈人生。”

金曜不耐烦地摆摆手，冷着俊脸：“少贫嘴。”

土曜靠在墙边，慢条斯理地道：“人生啊，佛说有七苦，这求不得乃是苦中之苦，不知首领以为如何？”

金曜面无表情地转开脸，淡漠地看着窗外的明月：“不以为如何。”

.....

“三爷，你是没见过南洋的客商烤的那个香乳猪吧，皮薄肉细，简直不能再美味，我们那时候每人只分得了两片，想多吃都没有，可我知道厨房那里还有，土曜去看了……”

聒噪的少女声音一直在安静的侯府里响起。整个侯府在这一刻，仿佛所有人都睡死了，一片死寂。而说的人也似乎一点儿不觉得自己的聒噪噪音这么大有什么问题，会不会招来人，抓他们这两个在主人家信步闲庭的贼。

说话间，琴笙的脚步一顿，楚瑜在他身后紧紧地跟着，差点撞上去，“怎么不走了？”

琴笙却忽然淡淡地开口：“楚瑜。”

楚瑜站在他身后，看着幽凉修白的身影，仿佛有些愣怔：“嗯？”

她目光一扫，这才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什么跟着他就这么走到一处东海侯府后面的悬崖上来了。东海侯府也是仿造着西洋式的堡垒，建在一处峭壁之上，易守难攻，就算凤栖城沦陷了，东海侯府也能抵挡上好些时间。如今他们就站在悬崖上，海风冰凉，迎面而来，不远

处黑暗的海面上，波光点点，银色的满月静静地挂在天空上。

“今天的故事精彩么？”琴笙背对着她开口问，声音平静里带着一丝幽沉莫测的凉意。

楚瑜看不见他的表情，只微微偏头，仿佛在沉思一般：“三爷说的故事，是说你原本其实完全不必调集船队，轰开港口，因为整个东海侯府，甚至整个凤栖城都在你和曜司控制之下，但你却喜欢看着我上蹿下跳耍猴似的故事么？”

琴笙顿了顿，看着大海，微微一笑：“这倒不是，凤栖这个没脑子的蠢货，并不值得动用武卫。你刚刚听得高兴么？”

楚瑜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低头看了看琴笙站着的地方，试图寻找一个自己可以站过去的地儿。但是，她却发现，他站的地方却是悬崖上突出的一块尖石，着立点只有一个尖儿。

琴笙轻飘飘地站在上面，如履平地，只束在头顶的乌发被吹得有些散，并着他的宽袖飞扬，让她忽然想起很久之前，第一次看见少年白白站在屋顶的飞檐之上，他一转头，如神祇翩然而舞，就这么跳下来，坠进她的怀里。

然而，此刻，她却觉得站在这里的那一道白影，如此的虚无，仿佛随时会散入无边的暗夜与幽海之中，然后毁灭吞噬人间的一切。楚瑜心头微冷，她蹙眉，一字一顿地道：“我不喜欢站在你的背后，看不见你的脸，我要站在你旁边。”

琴笙忽然轻笑了起来，笑声冰冷而恣意，却带着无边的阴郁：“呵呵……你确定要看我的脸吗？”

他的声音很轻，轻得让人毛骨悚然。楚瑜想了想，揉了揉自己汗毛倒竖的胳膊，也放轻了声音：“你的脸很可怕吗？”

琴笙意味难辨地说道：“我的母亲说过，我的脸和秋玉之很像，尤其是眼睛。”

楚瑜沉默了一会儿：“好。”

琴笙慢慢地侧过脸来，暗夜月光下，他漂亮的妙目里散去了所有的雾气，淡金色的眸子仿佛会发出感人的光一般，倒映山海与明月。满满的浓烈的深厚黑暗、猩红的欲望和无边无际的恶毒，仿佛海底深

渊的食人无数的恶兽翻开了漂亮的皮肉，露出它最狰狞的面目，死死地盯着楚瑜。

楚瑜是第一次看见人能露出这种扭曲到极点的目光，仿佛盈满了人间所有的纯粹的恶，那些恶像毒液一般，仿佛能流淌而出，带着满满的压迫感，似能将人撕裂。楚瑜几乎瞬间就觉得窒息，忍不住腿软，本能想要后退。

半晌，她强行闭上眼，忽然艰难地笑了一下：“还，真是……够丑的。”

然后——她伸手用力狠狠地向前一推，似用尽毕生的气力一般，将那白影朝悬崖推了下去。

一声幽幽的，带着冰凉的平静轻笑声响起，“呵……”

楚瑜仿佛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所以手上的力气极大，那仿佛拼尽了全身力气的巨大的力道，若是对方不被推下去，她自己就会被惯性带下悬崖。而那道清冷的身影，没有移开，仿佛毫无所觉，又仿佛他早已明白这个结果，就这么一晃，直接轻飘飘地从悬崖坠了下去。坠力和呼啸的海风吹起他宽大的白色衣袍，像坠落的白鹤苍白的羽翼，却托不起那一抹清影，直向最深的海渊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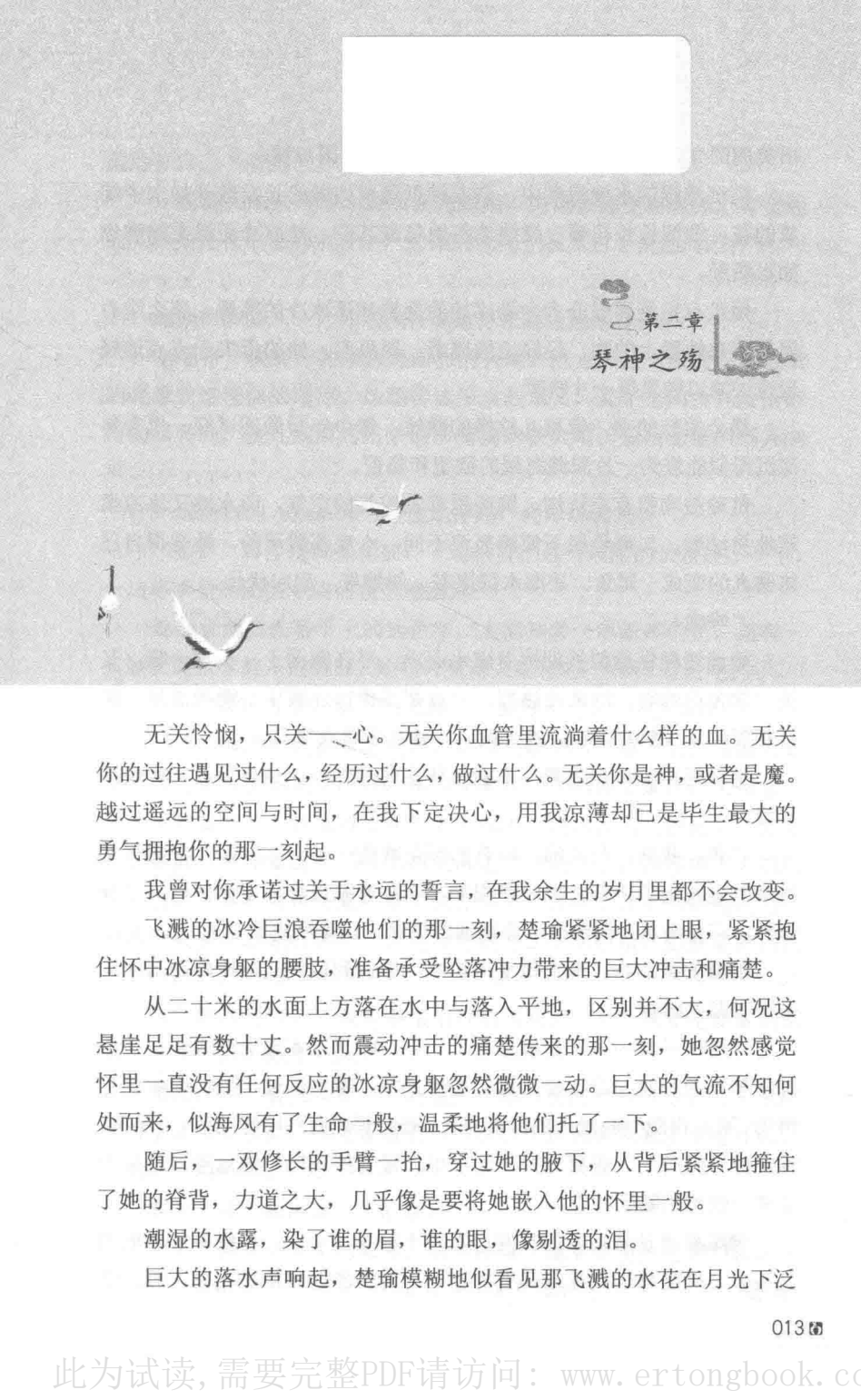
楚瑜站在悬崖边上，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些撞碎在海崖壁上的波浪，如珠玉撞裂其中，泛出点点冰冷的光泽，又仿佛与那白影融在一起，月光下飞起片片白浪，碎成片片光点。她轻叹了一声，想也没想，足尖蓦然发力，似一尾鱼儿跃向水浪深渊。巨大的海风吹得脸颊生疼，她太轻，被风半托晃动着，只见那白影慢慢地远离视线，她眯起了眸子，半空里翻个身，内力翻转下一个千斤坠，如同离膛的火弹一般直撞向海崖深处。

狂风掠过处，海水清咸味道渐浓那一瞬，她的指尖突然摸到一抹柔软的白色衣角。她狠狠一拉，整个人一翻身就直接攀附上了那修白的人影。呼啸而过的风掠过他的发鬓，掠上她的眉梢，细碎的水珠染上谁的唇瓣。她低头看着他苍白而毫无表情的面容，还有那一双泛着淡金色，却仿佛凝聚了无数的黑暗雾气，诡谲森然如深渊的眸子。

“绝望，这种情绪一点都不适合你，琴笙……”楚瑜笑了笑，也

不管巨大的呼啸风声之下，那人能否听到她的声音，只忽然俯下脸，在坠入海浪前的一刻，将柔软的嘴唇印在他柔软冰冷又黑暗的淡金色眼眸上。

“我爱你。”



第二章

琴神之殇



无关怜悯，只关——心。无关你血管里流淌着什么样的血。无关你的过往遇见过什么，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无关你是神，或者是魔。越过遥远的空间与时间，在我下定决心，用我凉薄却已是毕生最大的勇气拥抱你的那一刻起。

我曾对你承诺过关于永远的誓言，在我余生的岁月里都不会改变。

飞溅的冰冷巨浪吞噬他们的那一刻，楚瑜紧紧地闭上眼，紧紧抱住怀中冰凉身躯的腰肢，准备承受坠落冲力带来的巨大冲击和痛楚。

从二十米的水面上方落在水中与落入平地，区别并不大，何况这悬崖足足有数十丈。然而震动冲击的痛楚传来的那一刻，她忽然感觉怀里一直没有任何反应的冰凉身躯忽然微微一动。巨大的气流不知何处而来，似海风有了生命一般，温柔地将他们托了一下。

随后，一双修长的手臂一抬，穿过她的腋下，从背后紧紧地箍住了她的脊背，力道之大，几乎像是要将她嵌入他的怀里一般。

潮湿的水露，染了谁的眉，谁的眼，像剔透的泪。

巨大的落水声响起，楚瑜模糊地似看见那飞溅的水花在月光下泛